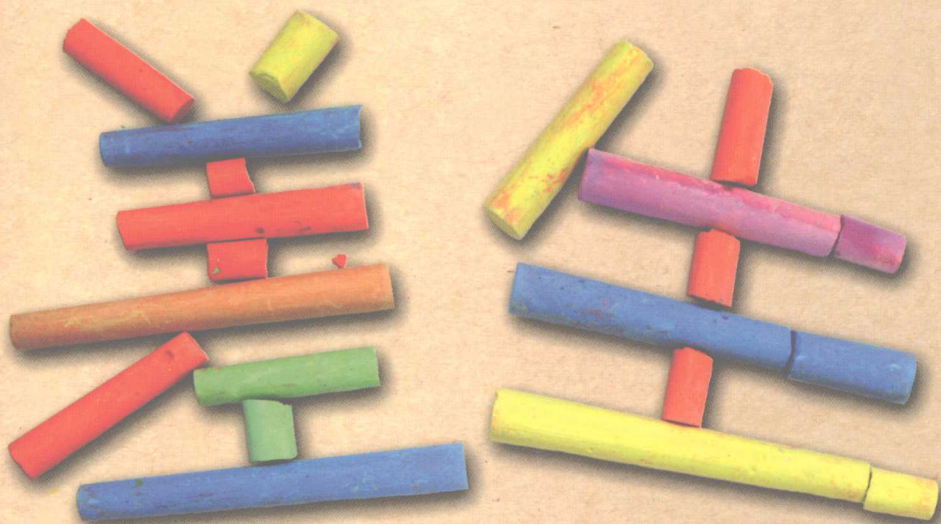




POOR STUD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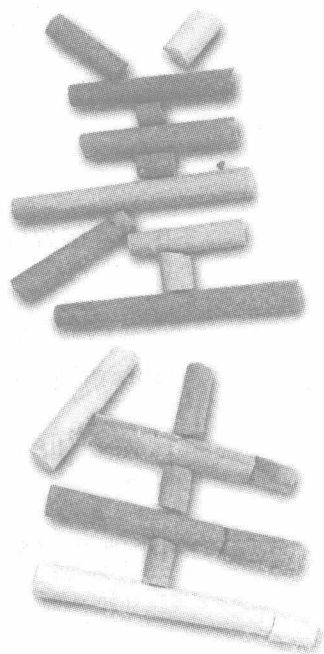
韩龙◎著

谁说只有昨天

心中的梦我也希望能够实现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POOR STUDENTS

谁说只有昨天

心中的梦我也希望能够实现

韩龙◎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差生 / 韩龙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360 - 5449 - 3

I. 差… II. 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1902 号

责任编辑: 孙 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村 43 号 8-21 平房)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青涩迷茫挣扎的心路历程

青春到来之前的青涩年华

青春叛逆者的切身宣言

《差生》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读过的描写中学生的校园题材里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变态老七用凝练老道的语言，长镜头般的叙述，毫不客气地将读者带进了他的文字世界里。

青春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对于暮年人，是温暖。对于深处青春中的孩子，阳光只会让人周身躁热，于是，总会有一部分超级敏感的年轻异类，在阳光的背面，在青春的阴影里，闪动着他们焦灼、迷茫甚至是愤怒、叛逆的眼神。

继而，所有曾经历过的焦灼、茫然、愤怒和反叛，在远离之后，通常都会变成一部会打动他人的小说。

草鱼——一个逆境中成长的男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倔强、敏感、机警、叛逆、孤傲却又自卑这些特质怕都是青春期的孩子们所共有的。他渴望孤独，是因为他的周围环境，缺乏真正了解和同情他的人，能够坦诚地与之交心的人太少，而粗暴干涉他的人又太多，因此，引起了他的厌恶和反感，使他尽量地把自己隐蔽起来，关闭思想和感情的大门，想独自一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是个异类，一个游荡在社会边缘极不协调的叛逆者，一份在敏感的年龄人人都期盼却无人敢紧握的不羁，一段替青春扼腕喟叹的迷茫，一个为捍卫心中最后一块净土苦苦挣扎的少年——也许他自己根

本不知道这是一种珍贵的倔强和捍卫，但这就是青春，这就是我们。

十六七岁，踏在即将成人的边儿上，面对社会，有些年少轻狂，还有些无名感伤，充满了好奇，又有点胆怯，总想着摩拳擦掌大干一场，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丈量着世界。

一代一代，周而复始。从塞林格到 24 岁那年的村上龙，从《晃晃悠悠》时代的石康，再到今天的老七。青春小说，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场激情如火的爱情，新人总是比旧人更能吸引我们的目光。

这部小说，是青春叛逆者的切身宣言。

“那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永不合身的灰色制服潦草包裹下，从没正视过的眼神，无从揣度那些脸庞的身世与去向，稚嫩的、茫然的、躲闪的、挑衅的、蒙昧的、狡黠的……回头一想，那些执拗、那些热切、那些辗转、那些眼泪，都已无法复制。”

这是一个朋友关于青春曾经写下的话。是我看过的对青春最好的注解。

如果可以，我想把这句话，献给这部小说，和小说的作者。

丁 天

2008 年 6 月于北京

NO. 1

我时常怀疑自己不是我爸妈亲生的，为此我曾经端着我妈的脸掰着我爸的嘴对比过很多次，那模样长的不是一般的像；我还计算过血型，我妈是 A 型，我爸是 AB 型，我也是 AB 型，成立；甚至还打听到当年给我接生医生的住址，尽管她已经老的不成样子，但一口咬定我是我爸和我妈的正规产品。这结果让我略微有点儿失望，我不是有毛病，也不是无端地猜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和我父母完全不是一类人。我是个胸无大志自娱自乐晃晃悠悠找不着北地过日子的人，说白了就是混吃等死。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迹象。但我父母却都是很优秀的人，虽然没什么钱，但工作兢兢业业，偶尔还能拿个奖状什么的回来，据说我爷爷当年也不错，再往上就不知道了。如果我们家有个族谱，那我这一环节肯定是最暗淡无光的，所幸我并没有发现有族谱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存在，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会因为给家族丢脸而遗臭万年。不知道老天爷当年是怎么考虑的，会把我投放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估计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反衬其他人的优秀。

而考上市一中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意外。一个人走路要总是踩狗屎，终究有一天他得捡到钱。

中考结束那天，班主任很有预判性地跟我说，跟你爸说，赶紧凑钱买学校吧，这是为你好。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像个怀春少女一样两颊微红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让人全然忘记了她三十有余的年纪，语气里带着一种分外饱满的复仇快感，因为前不久我刚揍了她一顿。本来看她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还想再揍她一顿，给她来个毕业留念，可是转念一想，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不过是阐述了一个人皆知的事实，除了表情和语气有点儿找抽。于是我就给她深深鞠了一躬，说老师，谢谢您这一年的栽培，转身走了。

对于上学这事儿，我压根儿也没抱过什么希望，本来我这种人干什么都不合适，更不适合上学，要不是家里逼得紧，九年义务教育都完成不了，考高中没任何希望，现在就是耗到中考结束直接进社会。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将是我最后一个班主任，怎么着也得给她留点儿好印象，尽管也好不到哪去。

报志愿的时候，我本想直接把那张纸揉巴揉巴扔了，可是又觉得不填报一次志愿显得我的人生太不完美了，于是就很恶作剧地全写了市一中，结果居然考上了。领通知书那天，班主任的脸上涂了一层绿漆，很显然这个意外事故对她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

我曾经努力回忆考试当天的情景，希望能从某些蛛丝马迹里找出一点儿我诡异井喷的原因：那天我家并没有出现红色祥云笼罩屋顶，神龙凤凰飞舞盘旋的盛况，甚至连个麻雀都没看到，可见文曲星没有下凡，下凡了也没附到我身上；超常发挥也解释不过去，差距太大，一个跳高运动员再怎么超常发挥也不可能蹦到月球上去。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阅卷的人神志不清，要么是统计分数的人神志不清。总

之一句话，我捡便宜了。

这是一所寄宿制的中学，本来我爸挺自豪，养了儿子这么多年，终于给争了一口气，非要送我过去显摆显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考上这个学校已经是对这个学校和其他同学的侮辱了，再拉上我爸一起大张旗鼓地侮辱他们就更不应该了，因此我很低调地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去。

以前没想过自己有机会迈进这个学校大门，现在机会有了，一时还不敢贸然进去，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总是有点儿莫名的小恐慌。于是我选择了先蹲在马路牙子上观察形势，顺便抽根烟。学校大门很高，这跟它的高门槛儿是对应的，校门口人头攒动，场景甚为壮观，门两边公交车和私家车横七竖八停了一大排。大红条幅上写着欢迎菜鸟或者是恭喜各位菜鸟考进全市最牛的中学之类的十分自恋且无聊的话，下面墙上红纸黑字写的是被录取学生的名字，跟古代科举考试放榜似的。人们以一个学生配一至两名家长的比例自然组合，一脸兴奋骄傲憧憬地挤在榜前指指点点，寻找着自己或自己孩子的名字。每个人脸上都盛开着一朵鲜花，表示他们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这是一种找到组织的欣喜感，我没有，因为从心里没把这儿当成我的组织。

能进这所学校的，我估计除了我都是高才生。我见过高才生，但没见过这么多高才生扎堆儿，更没见过这么多高才生的家长扎堆儿，我琢磨着，如果这时候往人堆儿里扔颗炸弹，得损失多少人才啊。可惜我手里没有炸弹，有也不敢扔，只有一个烟头，我使劲儿一弹，啪，掉人脚上了。那人颇有气势地一转身，四目对视，我们都晕了。

“老歪。”我先反应过来了。

这个叫老歪的是我初中转学之前的同学，五毒俱全型人才，学习成绩略逊于我，我们俩略逊于全班同学。由于长期奋斗在同一战线，因此在两年的初中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可惜后来我转学了就一直没再联系，想不到今天在这地方碰上了。老歪这名字有点儿来历，初二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逃课打游戏机，老歪走在最前面，一撩游戏厅帘子，一个不明物掉了下来，正砸他脑袋上。他拣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安全出口”四个字，老歪不干了，拿起牌子找到老板，就安全出口为什么不安全这个论题向老板发难，最终赢得了五个游戏机币。从此以后，他每次进游戏厅先歪着头往上看，虽然没能再次赢得什么东西，但从此人们就喊他老歪了。

“草鱼。”老歪颇激动，一把拉住我的手，跟厂长看见县领导似的。

“你到这儿干吗来了？”我在这种神圣的地方遇见他表示惊讶。

“上学啊。”

我看着他，深表质疑，除非考试那天祥云笼罩他家屋顶了。

“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

“屁本事啊，我爸花一万元给我买进来的。”老歪跟个暴发户似的大嗓门地喊，一点儿也不避讳。

这倒是有可能，以前传说想读市一中可以花钱买，现在被老歪他爸验证了。

“你不会也来这儿上学了吧？”老歪反问我。

“是啊。”我底气特足地回了一声。

“你怎么进来的？”

我正想气沉丹田用浑厚的嗓音跟他说一句，我考进来的，忽然又

觉得不太合适。初中的成绩在那儿摆着呢，谁也蒙不了谁，现在说自己考进来的，没人相信，解释不清最后还落个虚伪的名声再捎带影响了兄弟感情就太不值了。我要说我蒙的吧，显得更虚伪，好像不愿意让别人揭你老底，故意敷衍一句似的，而且说实在的，让咱蒙都蒙不了这么多分。

“我也是花钱买进来的。”我装了一回孙子，但说完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没错儿，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应该是花钱买进来的，别的一切解释都是不合理的，说自己考进来的，要是不看成绩单，我自己都不信，所以还不如隐瞒真相。从老歪的价码我得知，这次好运价值一万元，另外还满足了我父母让我继续上学的愿望。

我和老歪分到了一个班，一个宿舍。一开始我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班是按入学成绩划分的，由于我的分数刚过录取线，所以就跟老歪这等掏钱买进来的货色分到一个班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班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要么就是刚过线，要么就是没过线，再不就是考试失利的倒霉蛋。我估计我此生逃不出这个圈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是人为地给你群分，从一开始就把界线划清楚了。

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目前这个定位对我来说挺贴切，老歪也这么认为。不过也有个别人唉声叹气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放在这儿屈才了，照自己水平怎么也不应该埋没在这个垃圾堆里。本事没有，牢骚一大堆，这种人满大街都是。

“真有本事怎么还分到这个班来了？”我心里愤愤地想。说实在的，我看不起这种人。

“孙子。”我给他们下了定义。

八月底的灿烂阳光晒得人心烦，我现在急切地想见到新班主任，因为这个人关系着我这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否能平稳度过，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我和这个人的缘分远没有这么深厚，这是后话。可等来等去，连个人影儿都没见着。

“怎么上了高中还这么受歧视？连个老师都不给发。”我有点儿不耐烦。

“你就这么想见老师？”

“得知已知彼啊，别又给我整个初三班主任那样的。”

“哎，对了，草鱼，我听说你小子把你班主任菜了一顿？怎么回事儿？怎么没开除你啊？给哥们儿讲讲让哥们儿学习学习。”老歪突然来了兴致。

“哎，我说老歪，你是不是特盼着我被开除啊？有什么好说的，又不是什么光荣事迹。”

“谁说不光荣了？非得牺牲了才叫光荣啊？你这气也出了人也留下来了，这才是本事呢，哥们儿最佩服就是你这点。”

老歪使出吃奶的劲儿抬举我，用唾沫星子不断神话我的壮举，目的就是撺掇我讲给他听。我这人听不了好话，一夸就飘，于是我就特识抬举地上了他的道儿。

NO. 2

为人仗义的人招人喜欢，也招人骗，比如我爸。他和我妈都是普通职工，没什么大本事，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俩这辈子出的最大乱子就是生了我这么个儿子。这俩人省吃俭用辛苦工作了半辈子也算攒了几万元，结果就让人给盯上了。那天他的一个朋友找到我家，冲他鬼哭狼嚎地抹了几十把鼻涕几十把泪，中心思想就是说明自己现在非常需要钱，没有这些钱他以及他一千亲属都将归西，而且他又只有我爸这么一个知心的兄弟云云。我爸听后甚是感动，眼眶湿润之余豪情大发，用大巴掌猛拍此人后背，说放心吧兄弟，天塌下来有哥哥帮你顶着呢。

那人擦擦鼻涕收起我爸的钱，临走放下一句话：“哥哥，兄弟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从此之后销声匿迹杳无音信人间蒸发，总之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忘不忘的了我爸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我爸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这个苦命的兄弟了。这几万元帮他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可我家的塌了。

要怪只能怪我爸太仗义太实在，不仅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而且把兜里的大票儿都塞到人家手里。于是原本还算是行走在小康道路上的家庭从此陷入困境。祸不单行，这一年他俩又携手下岗了，原因是学历不够。以前上班的时候他们处处争先，现在下岗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我说单位给你们发了这么多奖状都白发了？我爸看看我没

说话，沉默良久，掐灭烟头说：“儿子，一定要读书。”

由于这件事的刺激，我爸坚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于是升初三之前，他决定把我转到一家别人说很好的学校读书。学不是白转的，需要一笔不菲的钱，这难住了他。我说爸，你看我是那块料吗。现在家里这么困难，你就甭浪费那个钱了。他瞪了我一眼：“别的你甭操心，只管上你的学。”

钱最终还是凑够了，是他向朋友借的。他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别人向他借钱比什么都容易，让他向别人借钱，逼不到一定程度他拉不下脸。就这点而言，也从侧面证明我是他的亲生儿子。开学那天，他从兜里摸出仅有的五十元递给我，说：“儿子，一定要争气。”说完还掉了几滴眼泪。他这一动感情不要紧，把我也给感染了，我说：“你大老爷们儿哭什么哭，不就是上学吗？等着看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产生好好上学衣锦还乡的念头，什么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不破楼兰誓不还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不为别的，就为争口气。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转学这件事儿是一个猜得着开始却猜不着结尾的决定。

当我出现在新班主任面前的时候，她笑了，当然不是冲我笑，而是冲我后面的年级主任。我很后悔为什么当时不仔细观察一下她的笑容，因为这几乎是我唯一一次见她笑，我失去了一次绝版珍藏的机会。年级主任一转身，她的脸就拉到了地上。我站在那里不敢动，生怕踩到她的脸。她漠然地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她：三十大几岁的年纪，怎么勉强也勉强不到一米六的小个儿，脸色较差油脂分泌较多，因此

满脸放着黄光，厚厚的嘴唇紧紧闭着，不知道里面藏了些什么东西。忽然，她双指并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指向我后方，我正欲惊呼飞刀，又见飞刀，却见她厚唇微启：“坐在那儿吧。”

最后一排，意料之中的位置。

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住宿条件是成反比的，全班大概三十多个男生和不知多少只老鼠集体住在一个破旧的教室里，算是宿舍，里面整整齐齐摆了二十张上下铺那种铁架子床，不像学生宿舍，倒是更像民工宿舍。说它破旧，一点儿不为过，尖顶灰瓦平房，老式的木板门上窟窿比木头多，窗框上用来防盗的铁棍儿上锈迹斑斑，屋顶的裂缝让人感觉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我第一次见这么大而又这么破的宿舍，很是惊奇了一番。

班主任的脸冷漠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早就习惯了，让人不习惯的是同学们的热情——在我到来之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送了个见面礼给我。

下课之后，我溜达着走向宿舍，刚到门口，就看见班里几个男生围在一起龇牙咧嘴地嘀嘀咕咕。见我走过来，就都站在那儿不做声地看着我。我挺纳闷儿，都是爷们儿有什么好看的，于是就没理他们准备拿饭盆去打饭。我们的饭盆和牙缸牙刷什么的和我们一样，都是集中的，摆放在一个大木板子上面。三十多个饭盆儿和三十多套牙缸牙刷浩浩荡荡地站在一起，场面壮观。这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不见了，四下一看，脑门儿嗖地一下就充血了——我的牙刷插在地面

上的一个老鼠洞里，牙缸挂在上面。然后后面就传来了齜齜的笑声。不用想了，太明白了。我站在那里，平静地问：“谁干的？”

后面的笑声消失了，但没有人回答。

“我再问一次，谁干的？”

仍然是一片寂静。我转过身看着刚才围在一起嘀咕的人，他们用挑衅的眼神回敬我。我猛地一脚，踢翻了那个木版，牙刷牙缸饭盆儿勺子筷子稀里哗啦掉了一地。

“谁干的？站出来。”我又问了一次。

“插班的杂种。”有人喊了一声。

我抄起一个墩布，咔嚓一脚踩掉了墩布头，冲那个喊话的小子走过去。正想一棍子放翻他，忽然又冷静了。自己花钱来这儿是求学的，不是闹事儿的，这一棍子下去什么都没了，别的没什么，就对不起我爹那几滴眼泪。我瞪了他一眼，把棍子扔在地上，转身回去扒拉开一地的狼藉，找出我的牙缸牙刷去清洗。

“吓唬谁呢？有种打啊！”他们在后面继续挑衅，我没吭声，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

我的初三就在老师的冷漠和同学们的欺生里开始了。

有那么股子决心在那儿撑着，我不逃课了不打架了上课不睡觉了作业认真写了，成绩居然稳中有升，几个月下来，从倒数第一飙升到中游偏下的水平，虽然还是挺差，不过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要求再高也不现实。

班主任依然和我井水不犯河水，我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确实也碍不着她什么眼，因此也没擦出过什么火花。同学们还是依旧很热情地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挑衅一下，我估计是因为我第一次的忍让，让他们突然发觉在如此无趣的初三生活中还可以有欺负弱者这样一个调味品，于是就蹬鼻子上脸地去挑战我的耐性。我依旧不反抗，怕因此被开除，辜负了父母的心意。这些事我也不想告诉班主任，因为我一向很看不起打小报告的人，要么反抗要么就忍让，打小报告显得你既没本事又没面子，只有女的才会去做。但我在心里都给他们记下了：考试完别让我碰见你们，见一个撂一个。

然而，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中考前三个月的一天，正在上晚自习，我突然想抽烟，摸了摸身上，没带，就偷偷从教室后门溜回宿舍拿。到了宿舍门口，却发现宿舍门开着，里面黑咕隆咚的，还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

我悄悄地走进去，猛地打开了灯。一个人背对着我站在一堆饭盆儿前，正在充满激情地冲着其中的一个撒尿，毫无疑问，那是我吃饭的家当。显然他没有预料到我会从天而降，因过度惊吓，正在激情喷薄的尿戛然而止，手忙脚乱地转过身，裤子也没来得及提，脸上写满惊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不上课跑这儿撒尿玩儿来了。

我冲他笑了笑，拿起上次踩断的墩布柄，走到他跟前：“干吗呢你？”

他愣在那里，还没回过神儿来。我扬起棍子噼里啪啦地把他轰倒